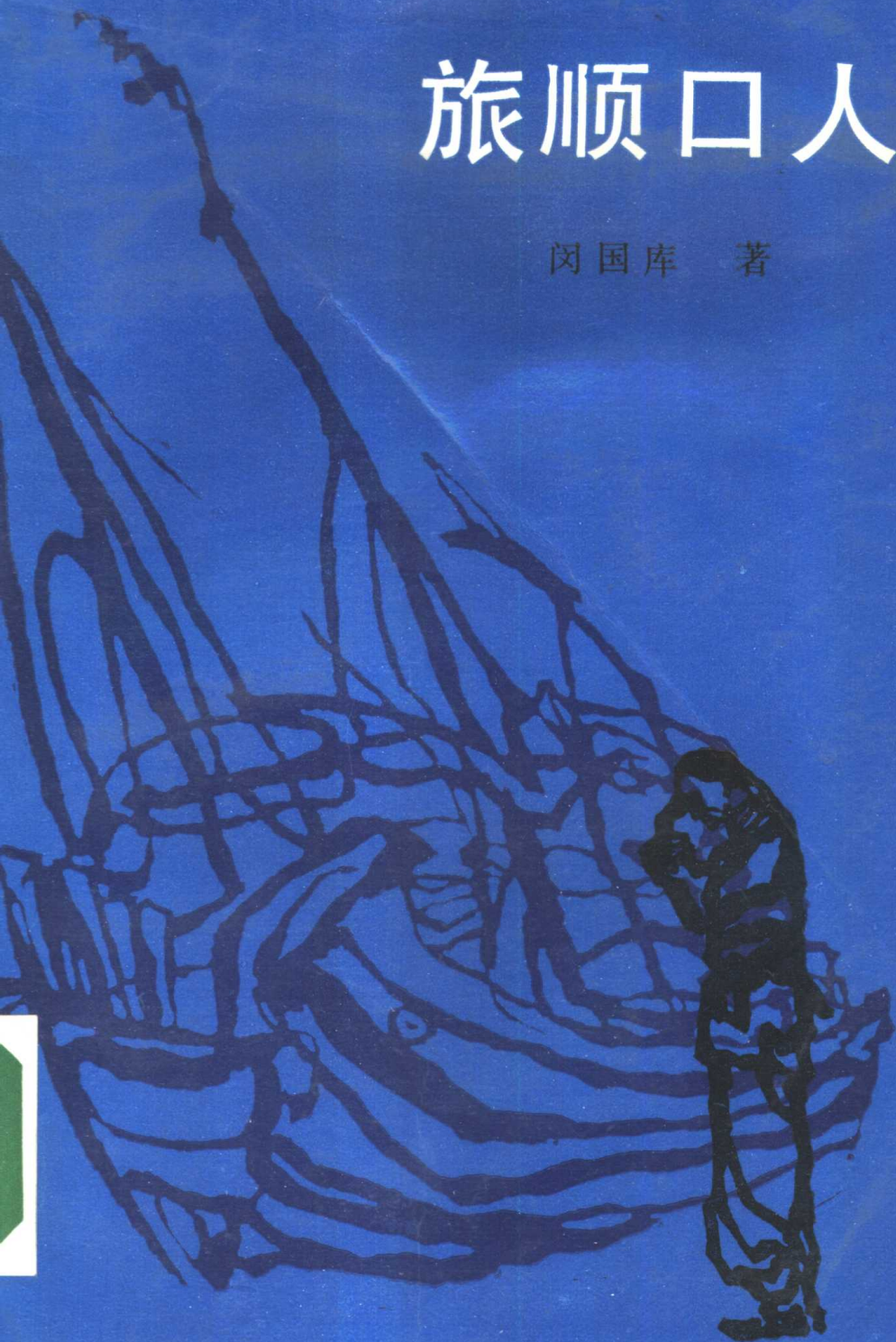


# 旅顺口人

闵国库 著



闵国库 著

# 旅顺口人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沈阳

旅 顺 口 人

Lvshunkou Ren

闵国库 著

---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大 连 印 刷 工 业 总 厂 印 刷

---

字数: 437,000 开本: 787×1092  $\frac{1}{32}$  印张: 21 $\frac{3}{4}$  插页: 4

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500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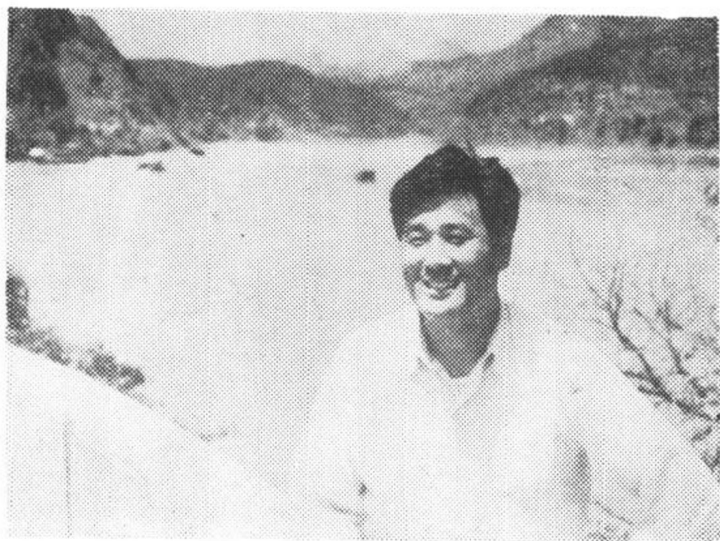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 于 雷

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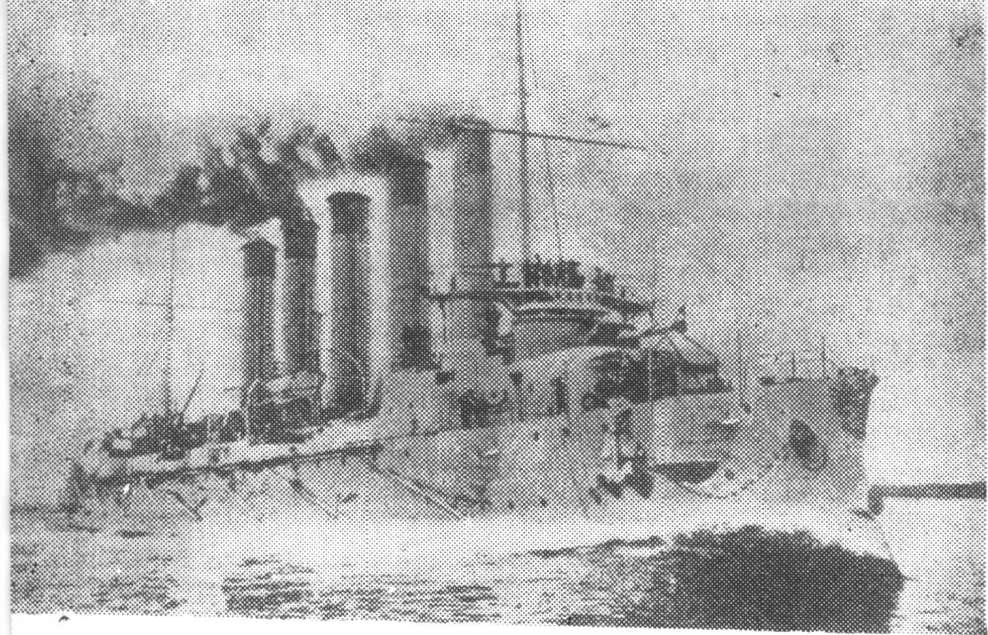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: 杜凤宝

---

统一书号: 10158·912 定价: 3.35元



闵国库，中共党员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一九四〇年七月生于辽宁营口，一九五八年高中辍学入机械修配厂当工人，一九五九年三月入伍。在海军部队历任潜水员、潜水班长、潜水分队长、基地政治部宣传干事等职，从事宣传教育和新闻工作。一九七六年三月从事专业创作，现为海军北海舰队创作室主任。早从一九六〇年便开始创作，作品有长篇小说《风云岛》、《桅影》，中篇小说《深海，H潜艇留下涡流》、《荒岛游子》和短篇小说《潜水员之歌》、《花仙》、《海葵不是花》等多篇；最近又有中篇《海神阿修罗》、短篇《海底、那迷濛的地方》等问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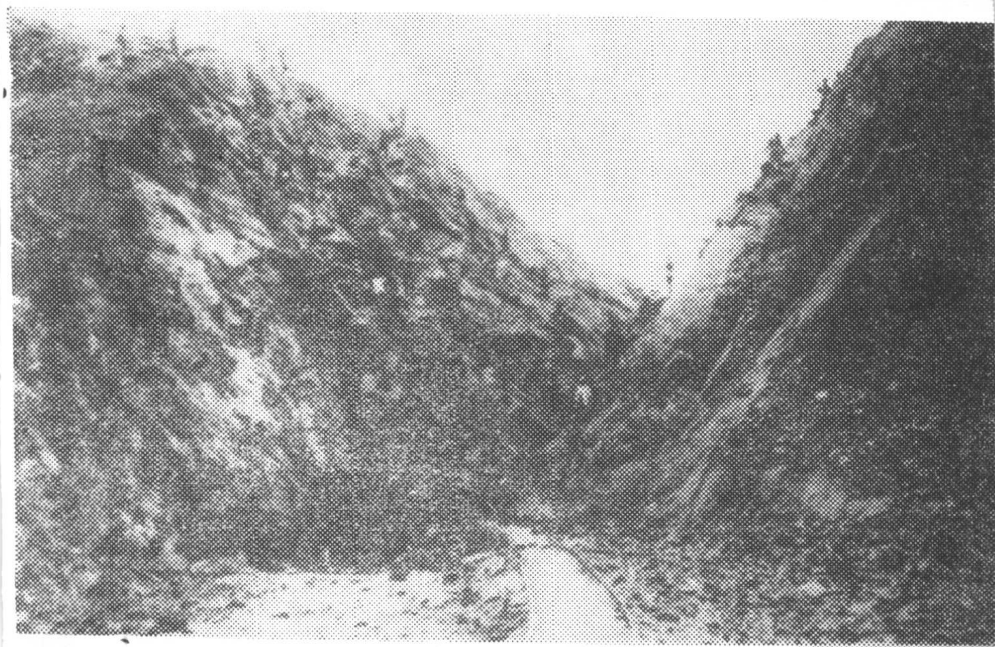
俄舰入侵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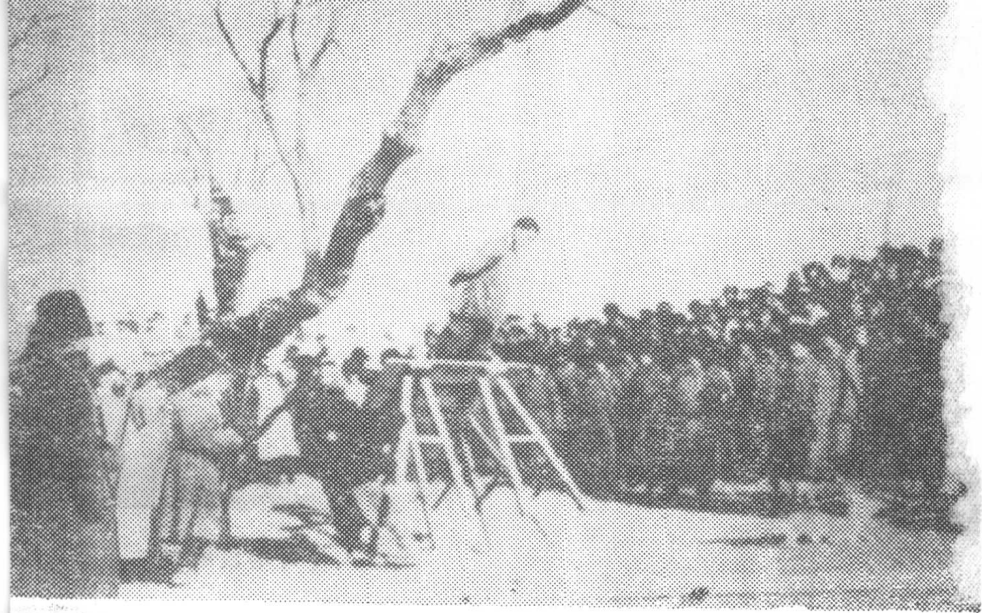
俄寇总督阿列克塞也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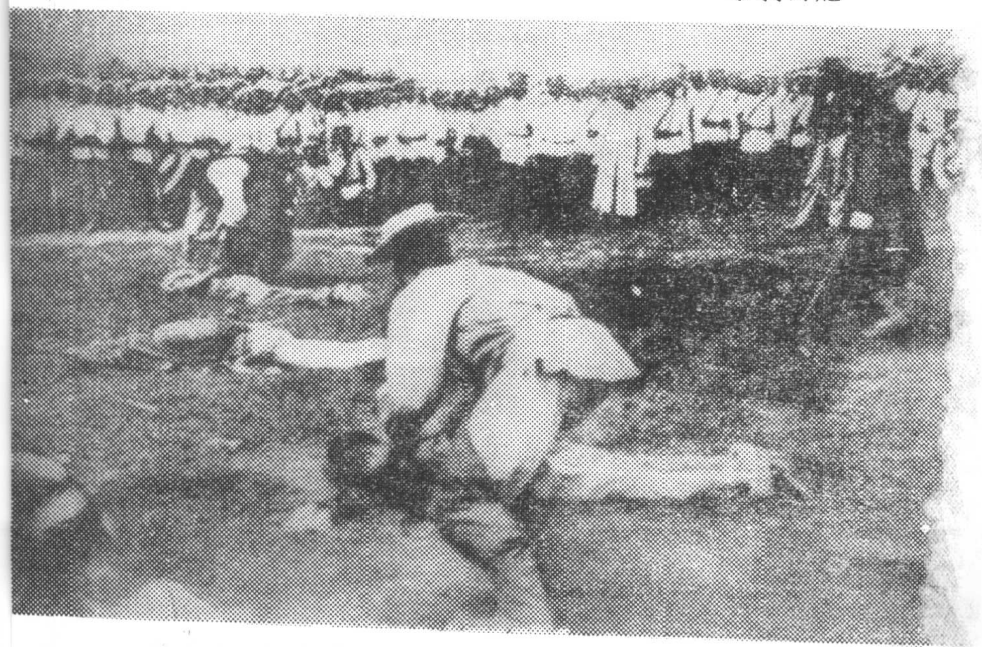
俄寇入侵时的旅顺口



抓劳工 修工事



杀我同胞



集体屠杀

## 编者的话

---

本书作者是用一颗火热的心写小说的。他刚刚满腔赤诚地写完《旅顺口人》的最后一页，便又踏上我国西南边境的征程。他在一封罩满了硝烟的来信中说：

“……此次去边防前线，面对被越军炮火轰炸过的山岳、村庄，面对牺牲的烈士，感受颇深。如果说别人经过战火之后成熟了，而我却更加幼稚了……因为一切都需要重新思索。人生，战争，炮火，鲜血……”

倒也不尽是这几句话的原因，不知怎么，闵国库同志竟然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：一副魁梧的身姿，一张经受过风雨的脸，一双热情而又冷静的眼睛，总是面对着大海，在思索中沉默，在沉默中思索……

如果说他不久可能问世的守卫边疆的英雄谱，将是他征途上思索的结晶，那么，《旅顺口人》则是他面对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中华儿女在旅顺口抗俄斗争史实、不断思索的记录。

旧中国，不仅辽阔的版图成为列强鱼肉的对象，就连反映那些史实的题材，也似乎成了外国人猎取异乡趣谈的要地，而我们炎黄子孙，却没有怎么开发那些文学宝库。然而，中国人民的历史要自己来写，要以祖国人民为主人公，写出他们爱国抗暴的英雄事迹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阅国库的用心和勇敢，是可敬的。

小说大约是写1897年沙俄侵占旅顺口到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这一段历史时期中，旅顺口人自发地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史实及其壮烈的悲剧。

小说主要通过旅顺口岸边周、彦二姓的家庭悲剧——周家姑娘被俄寇掠去，送到莫斯科；彦家姑娘被俄语翻译骗走，押在汉奸公馆——连结到国难人祸，在广阔的背景上，描绘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、鲸吞蚕食的重重密谋，阵阵杀声。然而，最强音，却是旅顺口人的反抗斗争。他们具有民族性格、民族气节。可悲也好，可敬也好，运用着民族传统的方式，自发地开展了抗暴斗争。

作者的笔在广阔的天地中驰骋。俄官里的一言一笑中透露出丝丝杀机；清廷内的重重矛盾中散发着腐朽的气息。这一切，为旅顺口悲剧铺衬了国际风云的底色。应该说，不论写俄官还是清廷，都写得既严格遵守史实，又很有小说气氛，忽放忽收，跌宕有致。

小说中人物之众多是惊人的。上自清俄二官的帝王将相、公使，下至渔夫、商人、和尚、拳民，男男女女几十名，大致都各有来历，独具性格。

主人公是周子章。这个人物被抢走了妹妹，又被骗走了

情人。他进京告状不成，便串连灾难中的好汉，抗捐、毁路、袭舰，以至在义和团的影响下，聚众起义，走上了爱国反帝的道路。周子章的挚友方维宽，在书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他是抗暴义民的智囊，众望所归，成为渔民举义的领袖。此人生得刚毅，死得壮烈。盛京义和团的首领刘喜禄、火种一般的骁将甄憨子，都写得朴朴实实，情感饱满。尤其甄憨子这个年轻人，最后占据白玉山，独挡众寇，终于在烈火中葬身，给人间留下了不屈服的感人形象。还有气葫芦、气葫芦的失明老伴、装鬼的殷士钊，心一和尚，雪梅……这些具有民族气节的贫苦人们，爱国之情如同他们身上的海风一样地清醇。

可喜的是，闵国库同志的文字卓见功力。书中的语言流畅、猷劲，糅合着自如的幽默和犀利的讽刺。也许由于他对大海过于熟悉，书中海上风云的描绘，写得明暗有序、动静有别，不时出现精巧迷人的写景妙笔。

正如作者来信中一再所述，该作虽经精心构思，但仍有资料不熟、气力不足所引起的缺憾，有待广大读者批评，以便再版时改正。

望作者永远以一颗赤诚而火热的心，写出更多的爱国主义佳作。

于 雷

1984.11.20·于沈阳

# 目 次

---

## 第 一 部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船自雾中来·····     | 3   |
| 二 酒后真言·····      | 16  |
| 三 挂安德列旗的铁甲舰····· | 30  |
| 四 提督宋庆·····      | 42  |
| 五 不能自主的皇帝·····   | 66  |
| 六 彼得戈夫宫内·····    | 80  |
| 七 离情别绪·····      | 90  |
| 八 噩 耗·····       | 112 |
| 九 玲玲的呼救·····     | 122 |
| 一〇 路漫漫·····      | 135 |
| 一一 期望和绝望·····    | 151 |
| 一二 红颜为什么薄命·····  | 172 |
| 一三 天涯何处是神州·····  | 187 |
| 一四 瞒天过海·····     | 207 |
| 一五 “气葫芦”·····    | 221 |
| 一六 商女当知亡国恨·····  | 233 |
| 一七 夜袭铁甲舰·····    | 244 |

• 1 •

## 第 二 部

|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 | 失败之后·····      | 257 |
| 二  | 阿列克塞也夫的裁决····· | 265 |
| 三  | 鸡冠山上的“囚犯”····· | 285 |
| 四  | 在彼得堡的宴会上·····  | 294 |
| 五  | 宫廷政变·····      | 309 |
| 六  | 死里逃生·····      | 319 |
| 七  | 情人遗恨·····      | 328 |
| 八  | 新的抉择·····      | 344 |
| 九  | 决 策·····       | 355 |
| 一〇 | 陈家洞盟誓·····     | 365 |
| 一一 | 聚众抗税·····      | 375 |
| 一二 | 血染盘龙山·····     | 389 |
| 一三 | 除 奸·····       | 406 |
| 一四 | 夜 奔·····       | 418 |
| 一五 | 探 求·····       | 426 |
| 一六 | 盛京义和团·····     | 436 |

## 第 三 部

|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| 拘鬼出山·····  | 449 |
| 二 | 营救宫开福····· | 462 |
| 三 | 设坛之前·····  | 477 |
| 四 | 独特的仪式····· | 494 |
| 五 | 雪茹之死·····  | 513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六  | 山雨欲来·····      | 524 |
| 七  | 尼古拉二世的进军令····· | 539 |
| 八  | 爆炸军港·····      | 551 |
| 九  | 路 遇·····       | 569 |
| 一〇 | 生命点燃的火·····    | 578 |
| 一一 | 铁道上的激战·····    | 588 |
| 一二 | 永恒的伴侣·····     | 601 |
| 一三 | 肮脏的交易·····     | 607 |
| 一四 | 催马报信·····      | 628 |
| 一五 |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·····  | 638 |
| 一六 | 驻俄使臣杨儒·····    | 657 |
| 一七 | 死亦为鬼雄·····     | 669 |
| 后  | 记·····         | 685 |

# 第一部

国破山河在，  
城春草木深。  
感时花溅泪，  
恨别鸟惊心。

——杜甫



---

## 一 船自雾中来

晚清光绪二十三年<sup>①</sup>的暮秋，远远伸进黄海里的旅顺口，在动乱的时局中又遭到种种自然界的灾难。一场风暴刚刚过去，寒潮又相继袭来，接着便是弥天大雾。阴森、湿冷和浓雾特有的那种郁闷，把这辽东半岛上的绿色明珠整个儿吞噬了。

大雾一连翻滚了七天，到农历十月底才开始消散。那浓得能够摸出水来的乳白色云雾，奔腾、涌动，凶猛地朝下伸出千万只手，紧紧地攫住山岳和海洋。而它的上面，却渐显稀薄，由铅色变成银灰，由银灰变成暗蓝，慢慢地便露出一线淡淡的天色。渐渐地，那些屏障般从陆路护卫着旅顺口的层峦叠嶂，先后露出它们险峻的峰顶。西南巍峨的老铁山、东南陡峭的白银山、北面连绵起伏的盘龙山、椅子山，如同群猴争雄的猴石山……这些险恶而又萧瑟的山峦象一艘艘奇特的船只漂浮在茫茫的雾海中。这时，在狭长的半岛和广阔的海洋间，由于气象锋面所形成的气旋象激流一样翻腾、飞溅，它们不时变幻出各种怪诞的形状和阴森森的暗影，一会儿将那山巅的“船只”吞没，一会儿又将它们抛起。而那

---

<sup>①</sup> 即1897年。

些“船”仿佛正在和变幻无常的恶魔厮拚，它们一次又一次劈裂开汹涌的云雾，斩断飞溅的气浪。

雾，终于用尽了魔法。它在山巅猛烈砍杀后龟缩一团，收敛了恶相。同时，变作一堵颓圯的残墙，朝海外倾斜、倒塌下去。随着这堵云墙的崩溃，世界闻名的旅顺口缓缓揭去缥缈的面纱，慢慢露出她美丽的容颜。她宛如一个端庄秀丽而又娇姿媚态的睡美人。烟波浩渺，广宇茫茫，在几缕飞渡的乱云之下，横陈着她骄矜的身姿。北面鸡冠山是她美丽的头部，那潇洒的长发远远地垂落在无际的黄海之上；城中白玉山是她丰满的前胸，那隆起的乳峰高高耸立在“秋日萧索，浮云无光”的蓝天之下；下面，黄金山和白狼山，正是她伸展开去的两条腿，入港的航道就在它们中间形成。

潮湿的大雾继续向港外散去，它退出黄金山和老虎尾外的时候，变得更加脆弱和苍白无力，已经经受不住一阵轻风的吹拂。在正对着海湾的地方，它终于象薄纱那样被撕裂。接着，这整整主宰旅顺口七天七夜的阴暗的巨怪便一蹶不振，从这条裂缝朝两边溃散而去。

雾散处，在最先露出的那一线蓝色的海面上，驶出一条单桅木船。这只船，在窄窄一道晴朗的天海之中带着一种特有的光彩飘然而至。它从远方茫茫的雾中来，后面深海上那朦胧的景象更加衬托出它的神秘色调。它仿佛是来自太空的一叶仙舟，仿佛是海若<sup>①</sup>的神船从水下漂起。它轻如浮云，快似迅风，转眼之间便紧贴着黄金山下驶进港里。

什么船这么大的胆量，敢从雾中来？又为什么这般紧急？

---

<sup>①</sup> 海若，传说中的海神。